

我停在那儿，静静等着，想等白云散去，
再看一眼那不停向我挥手、跟山草兰一样馨香四溢、天生丽质的兰花。
可是那白云越来越多，越聚越浓了……

白云深处兰花香

（增补版）

郝峻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

白云深处兰花香

(增补版)

郝峻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云深处兰花香/ 郝峻著. —增补版. —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 -7 -5668 -0785 -4

I. ①白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4583 号

.....

白云深处兰花香 (增补版)

著 者: 郝 峻

本书摄影: 郝建勋

策 划 人: 侯江林 杜小陆

责任编辑: 杜小陆 杜晓杰

责任校对: 周玉宏

地 址: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 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邮 编: 510630
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排 版: 广州市广海照排设计中心

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80 千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3 次

定 价: 26.0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自序

文学，我生命中的灯塔

童年时代，我觉得最神秘的，是父亲藏在阁楼的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，钥匙藏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溜上阁楼，偷偷打开了箱子，竟是满满的一箱书，除了四大名著外，还有诸如《暴风骤雨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之类的现代小说。父亲对箱子严密看管的原因，多年后才告诉我，这些书是他从县里破四旧焚烧的书堆里悄悄拿回家的。有些是禁书，一旦让公家知道了，会惹上麻烦的，家里的成分本来就on不好——因为祖父曾留学美国，是位基督教的牧师，被打成美国特务嫌疑，因此我们一起被发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教育。他也生怕这些书被我和弟妹们撕了叠纸标（孩童时纸折的一种游戏时博弈的道具）。

童年时代，我感到最幸福的，是在冬天的晚上，我们全家人挤在一个被窝里，父亲凑着昏黄的油灯给我们读小说。父亲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，常常被书中的生僻字给噎住，他总是一跳而过。尽管经常如此，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书中故事的理解和兴趣。每当到了子夜时分，我们听得入迷时，他却把书一合，说今晚就到这儿了。我沮丧得很，但能理解父亲，因为他第二天一早还要到生产队出工，只得把书瘾攒到第二天晚上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，父亲的一箱书，就像严冬里的一盆火，温暖了全家，幸福了全家。

我上了三年级，就常常把父亲的书偷出来，藏在旮旯里去看，因耽误了家务，没少挨母亲的竹丫梢和扫把疙瘩。但前挨后忘，我这读书的“恶习”，

被母亲定性为“狗改不了吃屎”了。上中学后，寄宿在学校，下了晚自习，我便钻进被窝，打着手电筒看小说，常常一不留神就到了天亮。

在初中、高中这段时间，我囫圇吞枣地读完了四大名著及父亲所有的藏书。当读完了《艳阳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时，我高中毕业了。因平时“热文冷理”，终现了原形，语文倒是“金光大道”，数理化却非“艳阳天”了。

毕业后回到农村，尽管白天被粗重的农活累得筋疲力尽，但丝毫没有影响我晚上挑灯夜读的激情。我能看到的书都看尽了，就借人家的家谱和中医书来读，直到现在还会背一些“百合固金二地黄，玄参贝母桔甘藏，麦冬芍药当归配，喘咳痰血肺家伤”之类的“汤头歌诀”。后来攒了些钱订了《北方》、《延河》和《星火》文学期刊，总是常常伸长脖子对着村头，盼着乡邮递员送杂志来。不少人说我得了“书癆”，可我没办法，现在还未“愈”哩。

书本里的故事怎么那样迷人？主人翁高兴你陪着高兴，主人翁痛苦你也一起痛苦。它让你拍案惊奇，也让你沮丧至极。它有时令你亲切稔熟，有时也令你新奇陌生。读书之余，有了思考，更有了编故事给别人听、给别人看的跃跃欲试，但一直找不到窍门，落不得纸笔。

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听了我的苦恼后，点拨我多观察身边的人和事，多从别人书中学习，也可以从写新闻报道入手。

1984年，有一件事让我逮到了机会。邻村一位姓彭的生产队长是一位热心肠的人，他帮助一户农民看护习惯性流产的母牛，一个月里，夜夜睡在牛棚旁。在他的悉心照料下，母牛终于产下一头健康的牛犊。我找到当事人刨根问底，摸清了事情的原委，写了一篇题为“彭队长的保票”的新闻故事，试着投给了省日报和省广播电台。半个月后的一天，乡邮递员拿着一张省日报在村里到处嚷嚷，说我的文章上了省报。我拿过报纸一看，“彭队长的保票”真的刊登在省日报的农村版上！当天晚饭时，又有人跑到我家让我注意收听省电台的对农村广播节目，广播里好像提到了我的姓名。对农村广播节目每天首播为下午五点半，重播为晚上九点。当天晚上，我特意在村代销店买了新电池，早早地把家人邀到收音机旁守着。守到了对农村广播节目时间，

播音员清亮的声音响起：“下面播报的是郝峻采写的新闻故事《彭队长的保票》……”当晚，我们全家人都为我高兴，我的父亲更是激动得只晓得连连搓手。我兴奋得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一夜无眠。数天后的一个傍晚，彭队长硬拽着我上他家吃饭。饭桌上，他对我说，乡里从报纸上和广播里了解到他的事迹，要评他当先进哩。他硬生生地灌了我两大碗火辣辣的谷酒。回家时，在白晃晃的月光底下，我一边踉踉跄跄，一边吐个昏天暗地。

我又针对农村不良尊师风习写了一篇题为“切莫如此尊师”的随笔投给《农民日报》，竟被刊登在报纸的头版，不但收到了五块钱的稿费单，还接到县委宣传部的通知，让我到县里去领奖。临行时，父亲特地从箱底拿出他只有每年过年才舍得穿一回的蓝咔叽中山装，叫我穿上。到了县里，宣传部领导郑重地告诉我，你是县里第一个打破在中央级新闻媒体上稿空白的人。除了发给我十块钱奖金外，还发了一个暖水瓶、一个大搪瓷缸、一床被单，另外加上一本第二年的挂历，这是我头一回见到挂历，尽是漂亮的牡丹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得到了一本县里新闻报道通讯员的证书。

土地实行责任承包后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农村掀起了盖砖房子的热潮（原来农民居住的大多是土墙房）。在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之余，我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卖劳力，帮人做砖。父亲脱坯，我负责码砖。尽管白天累得肩胛酸胀，但我晚上照例挑灯码字，把知道的农村新鲜事，通过方格纸投向报纸、电台。为此，我觉得很充实，干什么都有劲，因为我每天活在希望中。乡邮递员隔三岔五地送来一叠五毛、两块、五块不等的稿费单，他满村吆喝着寻找我的时候，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这不尽是我见钱眼开，而是见“铅”眼开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年里，我已在各类报纸上发表新闻报道、杂文随笔两三百篇。2001年父亲去世后，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在他床上的垫被下竟发现一大本泛黄的报纸剪集，全是我发表的文章！我为此着实地痛哭一场。

写新闻让我成为了方圆百里的“名人”，身边还有不少按当今说法的

“粉丝”哩。对了，我的妻子就曾是我的粉丝。

后来进城了，在忙于生计之余，每每不忘为自己的文学梦准备着：大量阅读，细心观察，收集积累和思考沉淀，并尝试着向文学领域挺进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堆“豆腐块”之类的零碎文章。随着《山之灵》、《斗地主》、《踏莲而行》、《白云深处兰花香》在国家级文学大赛中被肯定，更加坚定了我这个文学中年对文学的信心。

把自己的和自己知道的故事写出来告诉别人，是一件既让别人开心又让自己高兴的事情，是一件有益而高尚的事情。

一直以来，文学就像是一位师长，时刻对我勉励。她让我做一个纯粹的人，因此，除了阅读、抽烟，我没有其他的嗜好；她要我做一个和善的人，我友善地与人交往，袒露肝胆，一片真诚；她让我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，我向身边的每一个人传递的都是阳光般的开心和快乐；她让我做一个有内涵的人，我不敢懈怠学习，谦虚吸纳知识；她让我做一个能担当的人，我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工作，全身心投入的是责任……

文学就是我生命中的一座明亮温暖的灯塔。

我从多年来撰写和整理的作品中，选编出这本小册付梓出版，一是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，是他把文学根植在我的心里，让我有了充实快乐的生活；另一是以此鞭策我多写出一些好看的作品以飨读者，让更多的人开心！

山间白云尽飞梭，

不惑光阴几蹉跎。

望断嚣尘恬静处，

一枝兰花雾中濯。

在本书编审的过程中，感谢我的文友侯江林所付出的心血！

2011年11月于广州

前言

首先感谢广大读者朋友们对本书的厚爱。

原本这个不能登雅堂的散文小集子的面世，就令我“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”。可始料未及的是，从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和3月第二次印刷至今，网上和实体书店竟很快脱销。

早前，出版社朋友曾两三次动员我再印刷一次，可我总觉得胆气不足，故支吾以对。近来，抽空理了一下读者朋友的来信、来电和网上交流记录，却添了些底气。朋友们的看法有这么几条：本书所选，有时间跨度，能兼顾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朋友的阅趣；文字平实不涩僻，枕边、马桶上都能轻松翻阅；生活味厚，接地气，不见外……好了，再说“王婆”就得鸡皮疙瘩一地了。

当然，也有谴责之声。如有几位女性朋友读完《白云深处兰花香》一文后，认定我是个“负心汉”，“抛弃”了兰花。唉，万般解释照“背锅”，老天知我真“窦娥”。为了给她们一交代，去年腊月廿六，我顶着凛冽寒风、漫天飞雪，独自驱车到幕阜山里，去寻找三十多年前的那枝曾让我魂牵梦萦的“兰花”。当我几乎费尽全身气力，顺着山路徒步爬到兰花家时，一下子傻眼了！那高高的薯丝架没了，那黄土墙、杉皮瓦的小屋没了，那山泉叮咚的大木桶没了，那条乖巧的黑狗也没了。眼前，是一片手臂粗细的树木。透过丛林，依稀可见的只是残垣断壁、破罐烂缸。此刻，天地寂静，唯有林间的瑟瑟落雪和我“嘭嘭”的心跳……

我挣扎着走向五里开外的一个山坳里，凭着记忆，山坳里有一户人家。

果然，这户人家还在，正做过年豆腐哩。一中年妇人被一团腾腾的热气包裹着，正在将木盆内白嫩的豆腐脑一瓢瓢舀向豆腐架里。我这个满身披雪的不速客惊得她将半瓢豆腐脑洒在了雪地上。

这妇人告诉我说：“兰花家十五六年前就搬到山下村部所在地去住了，好像在村部也只住了两年。他们公婆（夫妻）带着一双崽女出去打工了。开始在浙江，后来转到广东一个叫、叫番禺的地方了……”

在番禺？十多年来，我不一直在番禺么？

我问：“有她的电话地址么？”

妇人道：“冇有。到村部兴许可以问到。”

下山时，心了羁绊，脚下轻盈。山路弯弯有趣，雪花翩翩欢然。

路上，一个“我”在怂恿：去村部找兰花的电话；另一个“我”在提醒：同在一个城市，你和兰花兴许已在人群中擦肩过多次，如果有缘，自会有邂逅机会的，你可不能像三十多年前那朵白云那么“不知趣”啊。后来，后者赢了。

好了，兰花的故事暂且交代于此了。

本书再版，装帧风格变了下“脸”，内容稍作增删，效果怎样，我又没底了，还是敬请新老朋友们指正吧！

2013年8月8日

郝峻于广州番禺

目 录

自 序

文学，我生命中的灯塔 /001

前 言 /001

幕阜山情

白云深处兰花香 /003

山之灵 /013

为神灵说话 /018

幕阜山猎事 /021

母亲种竹 /025

西去的半边月 /027

啊，故乡的茶亭 /029

武宁民间茶类采撷 /033

炉边趣谈

荒唐的白丝绦 /037

半天云中的鸭子 /044

蘸上酱油还要好吃哩 /048

与荞麦饼不同的东西 /049

搬家“未遂” /051

屐履拾零

踏莲而行——柬埔寨散记 /059

滇之行散记 /075

无题——为《西行散记》序 /097

丰良行日记 /100

乡间那事

斗地主 /115

“哲人”三大理论 /130

一个一般人不告诉的“秘方” /141

菠萝是怎么长的 /144

捉鸡捉鸭 /148

吹蜡烛 /152

三公的“歪歌” /154

清明，我为父亲烧双鞋 /160

幕阜山情

时间像山间的流云，不觉间又一个月过去了。这一个月里，我很快乐也很矛盾地和兰花朝夕相处……当我再次回头时，从山谷里飘上来的一朵白云慢慢地把兰花给遮盖住了。我停在那儿，静静等着，想等白云散去，再看一眼那个不停向我挥手、跟山草兰一样馨香四溢、天生丽质的兰花。可是那白云越来越多，越聚越浓了……



白云深处兰花香

在我的内心旮旯里，珍藏着一枝白云深处的山草兰，虽然那是三十年前的，时至今日，却依然清香扑鼻，令我魂牵梦萦。

1981 年高考失利，从父亲的长吁短叹中，我知道，是我将他这辈子对儿女的最高期望给毁了。为此，我感到非常自卑和负疚，茶饭不思，怕见外人。

正在这时候，父亲山里的好朋友朱伯来了。父亲让我跟朱伯到山里住段时间，散散心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朱伯挑着几十斤大米，我背着几本书和换洗衣服上路了。记不清趟过几条山溪，翻过几道山梁，我们渴了就捧两口山泉水，累了就找个看秋棚子歇歇脚。一条蜿蜒山道领着我们一直往上走，好像没有个尽头。山道上，凉风习习，没有了地面上的暑气，头顶上不时掠过的白云，带来丝丝惬意。我想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离天近了。

傍晚时分，转过一道山梁，是一片松树林，朱伯往林间一指：

“到家了。”

他见我有些迷惑，又道：

“喏，那个薯丝架后面就是。”

我细细一看，在几棵大松树间果然支着一个高高的木架子，那架子是山里人用来晾晒红薯丝的。

顺着林间小道又往上走了约五分钟，一座黄墙褐顶的房子出现在眼前。当我们刚踏上坪头时，一头黑狗忽然窜到我跟前汪汪大叫。

朱伯嗔责道：“黑子，不认人啦?!”

黑狗停止了叫声，温顺地摇起尾巴来。

我细细打量起来，这房屋黄土筑墙，杉皮盖顶，独门独户。屋后是一林葳蕤的茅竹，竹林在山风中婆婆款款。屋东头立着个扎了三道篾箍的大木桶，一支来自林间深处的竹筴，正引着一线涓涓清水，叮叮咛咛、串珠儿般地落进这木桶里。

“爹，是你回来了吗？”

一个脆甜的声音从屋里带出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。

我眼前一亮，没想到这山旮旯里竟有这么美丽的女孩。只见她亭亭玉立，朴素的衣裳遮掩不住那动人的风韵：高挺的胸，纤细的腰，瘦削的双肩上各搭着一条小辫，白嫩俊俏的脸上泛着甜甜的笑意。当发现我这个陌生人后，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开始羞涩地打量起来。

朱伯放下担子，对女孩说：

“这是你春哥，是个书生，到我们家住些时日。”

又转向我道：“这是你兰花妹子，野小子样，以后你就跟她学驮脚和上树摇毛栗吧。”

女孩娇嗔道：

“爹——生人面前莫乱说嘛。”

她夺下我手中的包袱跑进屋去。

想起马上要和这么漂亮的女孩相处，一股莫名的快意打心里油然而生，一天来的疲惫顿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兰花从屋内搬出两条木凳，又从大木桶里舀了两碗山泉水递给我们后，说：

“爹，你们歇着，我做饭去了。”

品着凉爽甘甜的山泉水，沐着穿过林间的习习凉风，望着渐渐被晚霞浸染的山间白云，听着归林鸟儿的啼叫……这儿似乎就是我的心灵归宿，连日的重负瞬间卸释了。

我在跟朱伯的闲聊中了解到，兰花是朱伯的独生女儿，她母亲两年前去

世了。去年，她初中毕业再没升学，就在家帮着做做家务，有时还要到山地里干些粗活。

晚饭后，朱伯说乏了先进屋歇息了，我和兰花坐在坪头乘凉。山里的夜色很美，璀璨的星空下，错列着大山黝黝的剪影，安详的群山之中，不时响起远处风栊林梢的呼啸声和近山竹鸡们夜栖时的咕咕啼声，时而夹杂着潺潺涧流声，山谷中还偶然回荡着狗的吠声和赶着趟儿的虫蛩吟唱，当然，还有我们身旁那水落木桶的叮咛响……倾听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，我如痴如醉。

我忽然发现对面的山坡上零散地闪烁着几点橘黄的灯光。我问那是什么亮光。兰花说那是山里人家，面对面我们可以说说话，串起门来可要大半天哩。她说到对面人家去，还要趟过山脚下的一条山溪，山溪中有一个很大的水潭，水清得很，她常去那漂洗被子。她还告诉我，在那水潭里洗衣被连肥皂都不用带，你猜为什么？不等我猜想，她自己就揭开了这个谜底：潭边有棵皂角树，用石头打下几个皂角，捶烂比肥皂还好使呢……

看来，这丫头很健谈，巴不得把她知道的事情一股脑地都告诉我。我也很喜欢听她说话，那连说带比画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孩子。

我忽然想起朱伯的话来，就悄悄地问道：

“什么是驮脚？”

我这一问，却引起兰花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她笑后对我说：

“你真是个书呆子，我们山里人家靠树吃饭，树砍下来要背到收购站去卖，这背树的活就叫驮脚。要不——我明天就带你去体验一下？”

我兴奋地点点头。

第二天天未亮，兰花的一通擂门，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摸黑吃完早饭后，借着晨光，我便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兰花拐进一个山坳。山坳里，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大堆杉条木。兰花告诉我，这是她和爹去年秋天砍下后，剥去树皮，堆在这儿晾水的。她挑了一根很小很轻的木头帮我放在肩上，自己也背起了一根。我开始了平生的第一次驮脚。

天渐渐亮了起来，山道上扛木头的人越来越多。一根接一根的木头顺着

崎岖蜿蜒的山路，或上山，或下坡，或隐入林间，或显于山坳，时而见首，时而见尾，像是一条山龙腾跃在群山的晨曦中。

我和兰花就随着这条山龙，向赣鄂交界的太平山木材收购站挺进。开始兴许图着新鲜，走得也轻松，可爬了两个山坡后，我渐渐觉着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难以提起，汗水也湿透了衣衫。走在前面的兰花，脚步还是那么轻盈，细细的腰肢还是那么有力。她还不时地扭过头来，笑盈盈地为我鼓着劲。

临近太平山的“十八弯”，山道越来越陡，我的鼻尖似乎要贴着了路面，双脚如踩在棉花上那般绵软无力，肩上也是钻心的辣痛。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在一个坡坎前，将木头“嘭”地往地上一扔，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。兰花闻声后也扔下木头，从坡上跑了下来，蹲在我跟前，紧张地问道：

“摔着了吗？摔到哪儿了？”

我告诉她没摔到，只是两条腿发僵，一点力气也使不上。她连忙蹲在我跟前，伏下身子帮我按摩着双腿，一边负疚地说：

“是腿抽筋了，都怪我，不该让你来干这个的。”

兰花把我的腿抱在怀里边揉边抻，她的头发蹭得我鼻子痒痒的，她身上那种陌生、美妙的体香令我顿感心如擂鼓，激动不已。

路上络绎不绝地过往着驮脚客，有兰花不少的熟人，他们不时地拿我们来打趣。一位中年妇女说：

“兰花，这后生是你招的郎吧？真的很般配咧！”

兰花脸一红，飞快瞟了我一眼，扭头应道：

“青梅婶，你老有正经。”

青梅婶不但没消停下来，还编起山歌来：

“哥哥驮树难上坡，

急煞身边细娇娥。

昨夜扯风脚有力，

我做郎中细细摸。”

这时，过来一小伙子，酸溜溜地也接上一段：